

流沙



浙江一家媒體跟蹤了浙籍企業家國慶長假的過法，調查結果是這樣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除參加福布斯頒獎外，其餘時間都在澳洲考察奶源基地。絲綢之路集團董事長凌蘭芳患上了重感冒，仍然在公司推行精細化管理，其中唯一的假期，是大年三十到年初二的三天，唯一的娛樂是閱讀。溫州新澳啤酒有限公司董事長孫建新，飛去德國談判合作業務，他還認為，在別人休息的時候，將企業長期累積的問題集中處理，贏得了七天時間，非常快樂。

快樂工作

有人說，這樣高強度的工作對身體是一種傷害。這話如被巴菲特聽到，他肯定不樂意，他五六十年來就承受了這樣的高強度工作，不見工作傷害了他的身體。許多人總結巴菲特的養生之道，但又實在總結不出巴菲特有什麼長壽秘方。巴菲特很願意把自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巴菲特在一九九五年伯克希爾公司股東大會上，一位股東問：「現在你已經是美國最富有的人，你下一個目標是什麼？」巴菲特說：「我的下一個目標是成為美國最長壽的人。」那位股東追問：「你的長壽之道是什麼？」巴菲特說：「快樂工作，快樂生活。」這就是巴菲特的健康秘方，他在做自己喜歡的事，他是如此熱愛自己的工作，以至於他說自己每天都是跳着踢踏舞去上班。用這樣的心態工作，那簡直就是享受。

盛宣懷·釣魚島，我家採藥場

丁銳



話說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的一天，鳳體欠安的慈禧太后服了大臣盛宣懷獻上的藥材後，頓覺精神清爽，病竟然好了大半。老佛爺喜不自禁，她一打聽，原來這藥是盛宣懷從台灣海外的釣魚島採來的，於是當即頒發一道詔諭：大常寺正卿盛宣懷所進藥丸甚是效驗，據奏原料藥材採自台灣海外釣魚島小島。靈藥產於海上，成效殊乎中土。知悉該卿家世設藥局，殊珍給藥，殊堪嘉許，行將該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採藥之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老佛爺一高興，竟把皇家的地盤賞給盛宣懷個人了！這就引出了後面的故事：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當美國無理地將釣魚島列島轉交給日本時，盛宣懷孫女盛毓真就跟美國國務院和國會打起了官司，宣稱她作為盛宣懷後裔，享有釣魚島的所有權，她出示了當年慈禧太后賞賜盛家的詔諭，詔諭為棕色布料，長五十九厘米，寬三十一厘米，上有「慈禧皇太后之寶」及「御賞」一兩印。其英文譯件，載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美國第九十二屆國會會期記錄。

不過這份詔諭的真假問題，多年來各方一直爭論不休。台灣現任領導人馬英九會是個位熱心人士，他當年也對這問題發表過看法，說姑且不論詔書真假，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盛宣懷家族經營的廣仁堂藥局確實經過去釣魚島，採集一種叫海芙蓉的草藥，該藥可治風濕和關節炎。他的子孫有一位醫師叫盛承楠，來自台灣之後還當去釣魚島採藥。盛承楠為盛宣懷曾孫，一九四九年自江蘇遷台，他曾經把在釣魚島採藥的經歷，寫成一篇《釣魚島列嶼採藥記》的文章，發表於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台北《大華晚報》。看來這位盛承楠頗具乃祖之風，頗有「我的地盤我作主」的氣概！

進入墓園，眼前驟然開闊，眼前是一座高大的陳獨秀立姿銅像，西裝革履，手握書卷，神情傲然，目視遠方。雕像後是一卷翻開的《新青年》雜誌巨大石雕。右頁刻着《新青年》雜誌第二卷第一號封面。左頁鐫有陳獨秀的《敬告青年》語錄：

- 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
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四、世界的而非國度的；
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黃東成

對應着草坪上「民主」、「科學」的兩方巨石，人們彷彿又聽到他在講台上揮臂演說，慷慨激昂。作為那個時代的青年導師和偶像，多少熱血青年在他的直接鼓動下血脈噴張，激發起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爭相投身革命行列。老曹說，他的父親，就是在《新青年》影響下參加「一二·九」運動，走進革命隊伍的。穿過廣場，長長的墓道兩旁，各排列三十二株杉樹，據說，這是喻示着陳獨秀走過的六十四個春秋。沿階石逶迤上行，便是陳獨秀的墓地了。四周鬱鬱蔥蔥的翠柏，映襯着墓地裡兩層漢白玉扶欄。墓塚高四米，最終於其產國際在中國執行錯誤政策的替罪羊和犧牲品；還是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獨有的洞察力與穿透力，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就着破壁揭露斯大林及蘇聯政體的獨裁本質，他把斯大林比之希特勒，對內進行全面的法西斯統治。「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着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制而發生的呢？」（《我的根本意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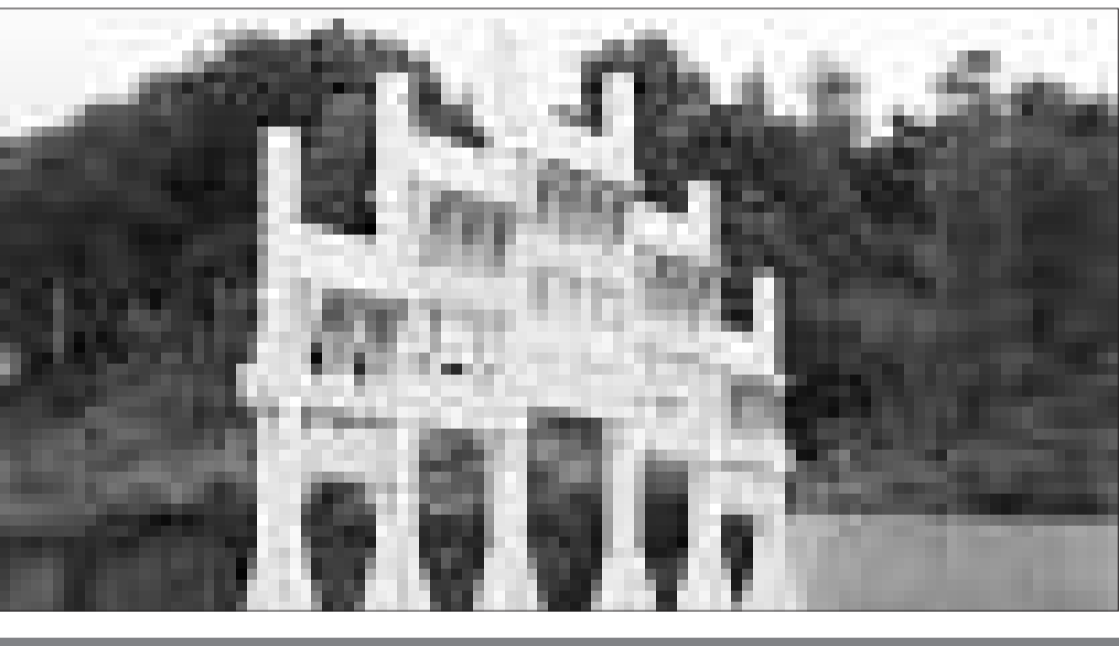
參謁陳獨秀墓園

人與事



車到安慶，友人老曹接站，直接陪同去參謁陳獨秀墓園，那可是安慶的名片。我對這位五四新文化旗手景仰有加。一個知識分子，縱然是大知識分子，在當時也依然屬於弱勢群體，能有如此博大的愛國主義情懷、如此強烈的改造社會能量，能不讓後輩們肅然起敬？

陳獨秀墓園在安慶北郊十多公里的十里鋪鄉葉家沖村。車出安慶古城，便沿着一條柏油路行駛。遠遠的，隱約可見巍峨的獨秀山。說起陳獨秀的名字，還有過一段佳話。有朋友揶揄他，你也太不謙虛了，天下難道獨你最秀？他連連解釋，家鄉有座獨秀山，一峰拔地，很有點傲世卓立的意味，他是獨秀山下一居民，因仰慕桑梓福山，辛亥革命後遂起筆名「獨秀」。老曹見我那麼專注於陳獨秀墓，便一路向我介紹陳獨秀墓的五度變遷。陳獨秀一八九九年出生於安徽懷寧（安慶），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九時四十分在江津縣屬鶴山坪鄉寓病逝，享年六十四歲。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他曾五次東渡日本；因反對封建黑暗勢力，曾五次坐反動政府大牢。一九三七年最後一次出獄，他拒絕國民黨的高官引誘、巨額資助，堅守信仰，甘守清苦，隱居偏僻的四川小城江津，於貧病交加窮困潦倒中離世。幸有江津紳商鄭煥秋、鄭燮康叔侄古道熱腸照拂有加，臨時將遺體厝於江津西門外康莊鄧氏墓地，墓碑鐫刻「獨秀陳先生之墓」。一九四七年六月，陳獨秀三子陳松年據乃母（陳獨秀原配高夫人）遺囑，將其父靈柩運回安慶，在市郊十里鋪葉家沖與乃母合塚。重立墓碑：「先考陳公乾生之墓」，乾生是陳獨秀年輕時參加科考用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當時避免了種種麻煩。下方刻「子延、喬、松、鶴年泣立」。文化大革命



陳獨秀墓園牌坊

（資料圖片）

站墓園上放眼四顧，天高氣爽，一派生機。這裡的環境優美寂靜。寂靜能使思想者少受時空四維的限制自由馳騁。老曹問，對「獨秀園」印象如何？我滿意地點頭。雖難比中山陵宏偉，但在安慶這樣的城市，有如此規模的陵墓，也已屬難能可貴了。如果能再將他在獄中所書一副行為準則和人生寫照的自撰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也留在這裡，就更好了。隨着時世的不斷轉換更新，到陳獨秀墓前來瞻仰拜謁者愈來愈眾，追憶他對國家時世的深重憂思、誦讀他對新文化運動的鴻篇高論，仰慕他忠於信仰的錚錚鐵骨，悲嘆他英雄末路一生坎坷。如來說他辦的《新青年》將長留在言論史的記憶中，那麼他在生命最後時光的思考、見解注定了長存在多難的思想史上。參謁「獨秀園」，是來讀一部厚重的書，一部難得的人生經典。

後，墓地荆棘叢生，荒草叢中只有一個小土堆，墓碑已無蹤影。一九七九年十月，陳獨秀誕辰一百周年之際，政治風向稍有變化，陳松年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四子名義，對陳獨秀墓進行了修葺，第三次立碑：「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一九八一年五月，陳松年的小女兒陳長璞為爺爺的若干歷史遺留問題上書中共中央，鄧小平批示，遂於一九八三年將土丘墓改造成水泥墓，立了第四塊墓碑：「陳獨秀之墓」。背面刻着四行文字：「陳獨秀，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於安慶，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江津，一九四七年遷回安慶與高夫人合葬於此」。最後一次，就是現在去參謁的墓園。聽說是一九九八年有老同志給中央寫信談及陳獨秀故居及墳墓，遂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十七日，在原墓的基礎上升高擴大，修建成現在的集文化、紀念、旅遊為一體的園林式紀念地「獨秀園」。

「獨秀園」如今向世人開放。在過去，來這裡可是犯忌的。除了親屬，別人不能來掃墓，或不敢來掃墓，或偷偷摸摸來掃墓，到今天正大光明來掃墓，表明政治環境的寬鬆和實事求是精神在恢復。墓碑的變遷，濃縮了一部曲曲折折的現代史。車行大概二十多分鐘光景，我們在入口處下車。清風颯颯吹下，遠山如黛，層林擁翠，佔地一〇八點八五平方米的獨秀園，景觀莊嚴，氣象巍峨。迎面一座高大宏偉的漢白玉牌坊，舉頭仰看，正門樓上鐫刻着歐體「獨秀園」，兩邊側門上方則刻着「民主」、「科學」四個醒目大字。對面，是一排長卷花崗岩浮雕，那上面銘刻着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領導五四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開闢中國歷史新紀元的人生軌跡，再現陳獨秀一生中幾個重要階段的形象。

海裡，還是要咬柳條梢，一甩，又釣上了來，鯊光從不知後悔，不像其他的魚，脫鉤以後再不咬鉤。有時，兩條鯊光一齊咬住柳條梢不鬆嘴，被甩了上來，只一會，就能釣幾十條鯊光，收拾起來，回家，紅燒，下酒的菜，美美喝上幾盞，真好！不在海邊生活，是體味不出箇中趣味的。暑期中，我去海邊魚塘釣鯊光，用的是釣鉤，只一個多鐘頭，釣了十多斤，回到家，左鄰右舍送一點，嘗嘗鮮。釣了幾次，吃不了，醃漬一下，曬成鯊光乾，平常想起來，拿出十幾條，煎熟，或者在油鍋裡炸一炸，就飯的小菜，好吃呢。海狗，俗稱「瑟瑟龍」，形狀和鯊光魚差不多，但比起鯊光，海狗就更小了，沒有超過一兩重的，生活在海邊淤泥或靠海的河灘上，退潮時，海灘，河灘，遠遠望去，一大片，海狗在那兒曬太陽，怡然自得，慢慢地朝前走，想想個仔細，還沒靠近，用我們這

裡的土話說，那海狗刁（精）得很，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留下一片光溜溜的灘淤泥，上面是一個又一個的小漩渦，還冒着氣泡呢，裡面就是海狗的藏身之地。不甘心，想抓住幾條海狗，脫鞋，捲起褲腿，走進海灘，兩腿陷在淤泥裡，兩手在淤泥裡摸海狗，哪能抓得着，這是怎樣的痴心妄想呀，兩腿越陷越深，趕快脫身，回到岸邊，渾身都是淤泥，黃鼠狼沒打着，還惹了一身臊。如果抓到一些海狗，漁家坐上躡槽（一種小船），划到海灘上，手裡是一沓裁好的草紙（一種小船），划到海灘上，手裡是一沓裁好的草紙，在海狗消失的一個個漩渦上，覆蓋一張張草紙，駕着躡槽，回到岸上，稍微等一會，再駕着躡槽到海灘上，每一張草紙下面，都有一條海狗，草紙和海狗一起抓起來，扔進竹籃裡，不一會，就能拾到小半籃海狗。此時的海狗，是老牛掉到枯井裡，有力沒處使，只能在籃子裡亂蹦躑。海狗的肉極細嫩，紅燒，味美；做湯，湯是白色的，其鮮無比。

小人書攤

季旭東



四五十前，內地城市的街邊常開有一些小人書攤。每天放學後或節假日，這裡便人頭攢動，生意興隆。光顧書攤的大多數是中小學生。之所以會如此，皆出於以下諸原因：首先是那時沒有電視，電影也不多，文化生活單調。其次是小人書攤攤主的主打經營是出租小人書；小人書即連環畫，它圖文並茂，文字簡潔，很適合青少年閱讀；且租價低廉。另外，學校或社會的圖書室每天一般只在中午開放個把小時，而社會上公辦的圖書館則多是在學生上課時間開放，並且這些圖書館節節都是不開放的。還有就是那些年間家庭的低收入也使得中小學生不可能單買書來滿足自己閱讀的欲望。因此放學後去書攤看書就成了那時中小學生們樂此不疲的事。想當年，筆者也曾經是書攤裡的一名常客呢。

天南地北



家鄉東邊是黃海的海州灣，海邊鯊光魚多，海狗多。鯊光魚，海邊淺水域和溝叉魚塘裡，多的是，大頭，小尾，闊嘴，眼睛突出，楞頭楞腦的，大的半斤左右，大多只有兩把二兩重，釣魚，鯊光是最好釣的，即使是生手，從沒釣過魚，鉤子一垂下，就能釣上鯊光來，也可以說，鯊光是海裡最愣的一種魚。生活在海邊的漁家，如果嘴饞了，沒有下酒的菜，不用興師動衆，也不用準備釣具，到海邊一坐，隨手把撈來的柳條當釣鉤，海水並不碧藍，有點藍，柳條垂下去，看不清海裡的動靜，只有岸邊的釣者，靜靜地坐在那裡，海風徐徐，百心不煩，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只要柳條稍微一動，有手感，朝上一甩，活潑亂跳，一條鯊光魚到了岸上，也不用拾起，就摺在那裡，隨牠亂蹦，就是再跳進

主都會代為保管，並出示物招領告示，甚至在可能的情況下把東西郵寄給失主。我記得初中時，有一次放學後，我在回家路邊的一家小人書攤看書，結果將裝有學生證及一些零用錢的皮夾子落在了那家小人書攤看書，三天後被攤主按照學生證上的地址郵寄到了我們學校。我從學校傳單室取回郵件後打開一看，裡面的皮夾子中除了扣作寄費：×××××分。在寄回的皮夾中還附了一張紙條及現金×元×角×分。現打去郵費，原物寄還，望查收。另：下次看書時細心點。歡迎常來……這着實讓我感動了好一陣子。然也就難以爲繼了，彷彿在一夜間便從「問津探源」而且直到今天，舊時的種種小人書攤也幾乎沒有再重新出現過。究其原因，則一方面是電視、電腦、遊戲機等的出現與普及，使得娛樂方式變得異常豐富；另一方面是如今中小學生課業負擔沉重，因而自由支配時間少的緣故。至於以後小人書攤會不會再次走向街邊，走近青少年讀者，就不得而知了。

東西走廊



在美國見到同胞，有時能從他們說英文的口音中猜出他們的老家方言，比方說廣東人的英文多半鏗鏘剛勁，大概是因爲粵語發音保留了八個聲調又含有輔音詞尾的緣故。某些湖南人（和南京人）不能區分「L」和「N」，北方人有的則以「w」代替「v」這個音，發成「維」。

在國內，如今的方言節目是一大賣點，譬如趙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小瀟陽的二人轉，但每每有「土著」抱怨演員粗製濫造，橫仿的當地道話他們聽得倒牙頭痛。詩人北島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爲創作「陳麗詩」毀譽參半。作爲詩人，他反而對語言的功能深表懷疑，曾有「許多種語言／在這世界飛行／語言的產生／並不能增加或減輕／人類沉默的痛苦」（《無題》）這樣的詩句。

當年讀博士時，有位師兄研究北島，也會翻譯出版他的詩集，所以有幸請到他來跟我們見面。一看是位溫和寡言的人，與我想像中的憤怒詩人大不相同。當然，那時他已流亡海外多年，和母語的關係也發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譬如，他的《鄉音》中說，「我對着鏡子說中文」，感覺「祖國是一種鄉音」。只是，他出生在北京，對南方人來說，是屬於「沒有方言」的北方人士。目前國內通用的普通話就是以北方方言爲基礎的。當年我們上了小學，就要說普通話，老師鼓勵在家裡也不要用方言。結果與我同齡或比我年輕的人，對方言中的很多用詞都很陌生。

幾年來，本地的電視台推出了一些方言節目，主持人用大家熟悉的音調說着家長里短，入耳倒也分外親切。去年又有一本方言字典出版，不知是否因爲文化界人士感覺到保存方言文化的必要性了？父親應該算是無錫這個城市的移民，但因爲在斯鄉生活了四十來年，所以很多本地土生土長的年輕同事還要向他請教一些方言詞的意思。比方說，「白烏龜」（鶻也）到底是什麼動物？說一個人像「倒翻的夜壺」又是褒是貶？反倒是他的蘇州話，已經「鄉音已改」，他說的普通話也一概被本地人目爲「錫普」（無錫普通話）了。我總覺得方言中有很多鮮活的成分，要是大家都用普通話來表述就會很可惜地永遠散失。比方說，本地方言中有「虛頭霍顯」一詞，霍顯者，閃電也，虛頭霍顯看似氣勢洶洶，其實既無雷聲也沒雨點，用來比喻虛張聲勢，真是傳神。本地又有形容醜人多作怪性的俗語：「廟小陰風大，池淺王八多」，說得也很有意思。

中國民族、語言衆多，僅漢族就有五六個大方言區，有時候不用普通話彼此無法溝通，所以普通話當然有存在和推廣的必要。但我的偏見，在不影響達意的情況下，文學作品中最好能多保留一點方言的原汁原味。有時候，聽着「南腔北調」的普通話和英文，也別有一種審美樂趣。父親戲言曰：「我說不好普通話，正因爲我不是普通人。」而在國外，要是熟悉的口音入耳，聞者感受到的又豈止是「他鄉遇故知」的驚喜。

溫州豬臟粉

曹乾石

飲食男女



民間食客有「春肝夏肺秋腸臟」的說法。豬腸和主食相結合的小吃，成都有肥腸酸辣粉，西安有葫蘆頭辣饅，北京有瀟灑小腸，蘇州有大腸紅湯麵，各有各的風味。但最使我難忘的「這一口」，恐怕要算溫州的豬臟粉了。每次出差去溫州，一早一晚，總在附近的小吃攤吃一碗豬臟粉。豬臟粉的主要原料是豬腸臟和粉絲乾，腸臟煮熟後放入粉絲乾，同南京的特色小吃鴨血湯相似。品味美食後，餘興未盡，不論散步或趕路，碰着豬臟粉攤店，少不得還要看一眼，有時還要打聽一下，哪裡還有老式攤兒。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八字橋大樹下的豬臟粉攤兒小有名氣，我和朋友在那裡吃過幾回。夜晚，剛看見黑黑半天空的大榕樹，就聞見豬臟粉的香味了。樹杈上吊下的燈泡，也照不透樹影幢幢，只照得樹下鐵鍋鏗亮。食客全會叮牢尺八敞口鐵鍋：那粗臟頭、細小腸，整根整根竹子一樣浮在湯裡，邊上散着粉乾，鼓脹又寸寸斷，人們形容爲「輪紅一色」。豬臟粉看似簡單，但要做出原汁原味來可不簡單了，除了師傅的手藝和烹調功夫，還要精細的加工和火候配料。我曾在二百年老店看過師傅的製作，看得眼花繚亂。幫忙起小花，熱氣可燙手。挑一夾粉乾盤在碗底，刀尖戳住，手抓臟頭上砧板，嗖嗖幾刀，把熟腸切小段，碼排在粉乾上面，放刀抓勻，從旁邊滾燙的熱鍋裡舀一勺鮮熱湯，放入薑、蔥、蒜、花椒、豆蔻、桂皮等十多種佐料。一碗熱騰騰的豬臟粉上桌，香氣撲鼻，夾一夾腸腸，一碗熱騰騰的豬臟粉上桌，香氣撲鼻，夾一夾腸腸。店主告訴我們，豬臟在豬身上屬「下水」之下者，以穢物爲內容，因此必須搓、漂、洗乾淨，但奇就奇在還須留有原味，這原味就只能意會不可言傳了。我想，這也就是豬臟粉成爲美食的奧妙、神秘，真是大象無形大味無窮。